

意犹未尽

海上风物

辣酱油

■赵韩德文

辣酱油,虽冠名以辣,却根本不辣,有点异类。

辣酱油不属“浓油赤酱”之酱油族,是用洋葱、芹菜、辣根、生姜、大蒜头、胡椒、大茴香、丁香、豆蔻等三十多种香料煎熬出来的,要熬上整整8个小时,就像熬中药膏方。上海曾经是辣酱油的宝地。最佳辣酱油是梅林公司的“泰康”牌。

辣酱油却并非上海土生土长。辣酱油的英文名字,叫“Worcestershire sauce”,原产地为英国的伍斯特郡。民国年间,喜欢小考究的上海人,给这个舶来品起了个中西结合通俗易懂别具格调的名字。

其实上海人也有点“异类”:谈不上“大考究”,但“小考究”却无处不在。

“小考究”群里,就有大壶春生煎及其伴侣辣酱油。

当年学徒期间,下班换车,只要路过四川南路福州路边上那一间门面,我必进去吃一客正宗的“大壶春”生煎。当时的“大壶春”真是体谅顾客,桌上几把小瓷壶,除了酱油、米醋,还专有一壶满满的“泰康牌”辣酱油。坐下,手势稳稳的,轻轻将生煎咬个口子,然后朝以少汤汁干鲜为特色的生煎里细细浇入辣酱油,生煎+辣酱油卷入口中,那滋味,足够一辈子“记住乡愁”、“记住舌尖上的上海”!

父亲是老食客,告诉我,吃大壶春生煎,辣酱油从来就是标配。这家叫“大壶春”的生煎铺子,从20世纪三十年代开出,到80年代末期关店,自始至终只是极小的一个转角店面,几张小桌,食客按“筹码”颜色等候排队。做的生煎端的好吃,老上海没有不知道的。极好的猪腿肉,剁得细细浆,精心配味调料,咸甜匀和,恰到好处地包进皮子,旋出花儿,挤挤挨挨的排满平底锅。煎得黄亮喷香个个鼓胀,却从不焦硬。出锅时,于那水汽油珠乱飞的紧要关头,屏住呼吸,极快、极均匀地洒上芝麻葱屑,简直是一锅花雨!生煎只只活色生香,可爱得像洒满花瓣的新娘。蘸上专有的辣酱油,入口方知什么叫“生煎”什么叫“鲜”。说起来,鄙人邀请夫人的第一餐,就是“大壶春生煎”。

可惜此小店后来不知何故,突然消失了。消失得徒剩记忆。近几年恢复的,是袭用其名的连锁店。

于是慕名到四川路一家“大壶春”连锁店吃生煎。店面堂皇气派。落座后问服务员,可爱的辣酱油小瓷壶何在?她们个个瞠目结舌。我这个几十年来一直惦记着大壶春的忠诚顾客,怅然若失。大壶春失落了辣酱油,辣酱油也失落了大壶春。

我突发奇想开始细心寻觅辣酱油行踪。

弄堂口的露天摊头,大饼油条锅贴豆腐花没有辣酱油;永和豆浆真功夫苏州汤包古越面馆之类的快餐没有辣酱油;麦当劳肯德基洋餐厅,没有辣酱油;很著名的云南路小吃一条街,没有辣酱油;连集上海小吃之大成的、鼎鼎大名的城隍庙里,也没有辣酱油;特地到南翔老街七宝老街邵稼楼老街吃点心,也没有用辣酱油佐餐的。很多超市,甚至大超市,也难见辣酱油踪影,这个可爱的异类。

上海失落了辣酱油;辣酱油也失落了上海。

族相处也如此。

“万物负阴而抱阳”是中国人独有的文化背景,中国人认识一个事物的时候会考虑到“看到的一面”(阳)和“看不到的一面”(阴)。中国哲学认为,万物背阴而向阳,并且在阴阳二气的互相激荡而成新的和谐状态。阴阳二气相互作用,始终处于不断运动变化之中和相互转化之中。

阴阳充满了变化和不可知,而中国文化的智慧也在于此,不是一种力排斥和消解另一种力,而是包容与平衡,在可变性中找到确定性,在动态之中去把握解决问题之道。

要理解自己的文化,才能向世界传播中国文化。在世界范围内传播中国文化,考验着中国人对于自身传统文化的关照和理解。王蓉蓉观察到一种现象,无可否认,世界各地的孔子学院在推广汉语和传播中国文化方面做出重大贡献,但就世界范围内来说,仍有很多孔子学院不能融入当地的风土人情,似乎不怎么“接地气”。“大多数的教师是应试教育培养的一代,自身缺乏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和热爱,更多处于为工作而工作的状态而非为传播中国文化为己任的使命感。”而与此对照的是,随着中国国际话语权的提高,外国人却在如饥似渴地吸收中国文化。“从中国文化对于外国人影响来讲,美国的年轻人更容易接受道家老子学说,让他们找到看待世界的另一种方式;而儒家的孝、悌和礼仪,对他们来讲接受起来是有距离的。”谈到中国哲学的影响力,王蓉蓉教授注意到,以阴阳为理论基础的道家在西方社会的接受度要高于儒家。阴阳已是进入西方各个领域、在世界语境下一个最常见的概念。(同济大学)

于万千变化中寻找确定之所在——“世界语境下的阴阳和中国哲学”讲座侧记

■李涵文

“现代西方世界流行的‘中国威胁论’,认为大国崛起必然带来的是对别国的侵略,那是关照西方的历史得出的结论。可是熟悉中国文化的中国人就会理解,我们不会侵略别国,这是由我们的文化特质所决定的。”

在这个狂风暴雨肆虐的春寒之日,没有什么比听一场会心会意的讲座更能温暖身心的了。主讲嘉宾王蓉蓉来自美国洛杉矶罗耀拉大学,在美国从事多年中国文化与哲学的传播工作的她做客同济,举办“世界语境下的阴阳和中国哲学”讲座,与同济学子一起,分享她关于中西文化碰撞背景下的阴阳的思考和将阴阳学说带出中国文化语境的尝试。

阴阳是中国人看待万物的方式。王蓉蓉看来,人的行为模式很大程度上来自他的文化基因,来自看待宇宙世界的方式。

“阴阳学说在中国思想和文化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它是中国人看待世界的方式和生存方式。在中文语境和实践中,人人都知道阴阳,可如果超越了这个语境,阴阳对全球化的世界有什么意义?”王蓉蓉开宗明义地阐发自己研究阴阳的意义所在。

她认为,目前以美国为主西方世界尘嚣甚上的“中国威胁论”,是缺乏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与关照。而中国

崛起的全球背景之下,每个中国人都理解自身文化传统,向世界传播中国文化的历史使命,这也是当今中国一直所强调的除了经济发展以外的文化软实力。“真正对世界产生影响的是文化的影响力。阴阳的智慧也应属于全球。”

王蓉蓉注意到,阴阳观念是中国人生活与实践的“普遍常识”。而这个“常识”对于外国人来讲,就不那么容易理解了。她在美国医院看病,对美国医生讲自己“上火”了,美国医生很震惊,不知道什么是“火”;热水“hot water”对于美国人来讲也是极难理解,在美国生活的她只能自己发明一种说法叫做“tea without teabag.”(没有茶包的茶)来解释。

西方人看待中国哲学懂得以阴阳为重要参照,而他们的理解常陷入二元论。即使在当前的中文语境下,虽然阴阳贯穿于中国人的生活、行为方式之中,但它也没有得到普遍认识与理解。提到阴阳,大家也会陷入马列主义的辩证统一论或者算命先生的法术误区,这种两极分化式的理解与阴阳本身的复杂多样十分不符。阴阳是中国古代哲学的重要概念,是道家文化的理论依据,也是中医学的理论依据。那么,这一重要的哲学概念应该如何理解和定义?

阴阳是什么?

阴阳是古代哲学范畴,本意是阳光的向背,向阳向日为阳,背日为

阴,后来引申为气候的寒暖,方位的上下、左右、内外,运动状态的躁动和宁静等。追溯阴阳的理论来源,可以参照《易经》,“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全面的定义来自于《黄帝内经》:“阴阳者,天地之道,万物之纳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西汉《盐铁论》中提到:“中国,天地之中,阴阳之际也。”西方学术界把阴阳定义为关联性思维。

王蓉蓉认为,中国本身是阴阳相互作用的文化,“阴阳是一种动力,一种社会文化的推动力。”阴阳不是一种概念,而是一种境界。物物都有阴阳,不可割裂,阴阳必相互依存,万事万物中都包含阴阳的特性。日月的运转是阴阳的变化,天气的变化也是阴阳的变化,阴阳是各种事物孕育、发展、成熟、衰退直至消亡的原动力,有了阴阳,才有五行,阴阳和五行结合在一起,成了古代人认识一切现象的宇宙观。

由阴阳而生的东方智慧中国的宇宙观跟西方不太一样,“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天地之间就包含阴阳二气,二气相交成为一种合适的状态,万物由此产生。“和”是相得,相生发而协调的一种融融的状态,如“乐之和”;也可以理解成个体被重建和解构到一种新的存在之中,如“烹调之和”。中华民族崇尚“和”,演奏音乐如此,烹调如此,与世界其他民

诗抒胸臆

倾斜

■张萌

至少有那么一点小失望
在天马山脚下,没有听到马蹄声
上山途中,不知名的小酸果挂满了三月的眉心
绛红的心安慰着陌生人

站在半山腰远眺
桃园嫣红。古老的驿站
隐匿了踪迹
林中,鸟鸣声声
平一声,仄一声,紧压着
唐宋的韵脚
至今仍夹杂着并不纯正的
本地口音

在诗意被一再边缘化的
山顶
沧桑岁月幻化成一座塔,
它以努力前倾的姿势
保持着内心的信仰
倾斜的肉身直面风刃:
不妥协。不言败。

过无锡

■冯如

千里湖山,一川灵秀,
今番待我初来。正草长花乱,
柳满重街。曲曲芳堤细水,
皆绕去、丹阁琼台。烟桥外,
莺声唤碎,浅棹谁差?
江淮,此中最好,争多少
青春侣,占尽情怀。又少年佳
侣,百思堪排。胜地长宜驻足,
何堪念、世外尘埃?天台处,
携来晚桃,再与君裁。

旅游日记

在马耳他欣赏门环



■冯诗齐文

地中海小国马耳他在历史上曾先后被腓尼基人(中东人)、罗马人、阿拉伯人、诺曼人占领。十六世纪,耶路撒冷圣约翰骑士团移居此地,后来又被法国逐出。然后是英国人,直到上世纪六十年代才宣布独立。这种走马灯式的轮换,也给马岛多元文化的并存创造了前提。

马岛现存的建筑多为欧式的,

状。据说是便于外面有人叫门时,主妇可侧脸偷窥外来者。大门的左右两边,门环还分两种,敲击时发出不同的声音,以便屋主区分来访者的性别。如是,则可决定可否由主妇出面开门云云。不过这种独特的门环已经不传,所以现在在马耳他已经见不到实物了。

曾看到一篇文章,谈及欧洲建筑的门环设计。作者认为,尽管建筑设计是“形”的艺术,但人们往往注重于视觉,谈论光线、空间、投影、厚重感、虚无感,却很少讨论质地和重量,以及某物的手感和它对身体施加的影响。作者列举了历史上门环的发展变化及在建筑物上的地位,认为不能忽视这看起来微末的细节。

在马岛的街头徜徉,不时被老宅门上那些别出心裁的门环设计所惊喜。尽管这些门环都是现代产品,但眼花缭乱的品种、形态各异的造型,真让我们大开眼界。有的是仙女(不知何方神圣),有的是双鱼(年年有余?),有的是纤纤玉手握颧叩门球(据说这是一种最古老、最为人熟悉的门环),有的是口衔门环的怪兽脑袋,形似中国古建筑大门上的铺首。还有雕刻成象鼻的、男神女神(亚当夏娃?)的、海神波塞冬的……欧洲人在细节上的讲究真是没得说,即便是在这种最普通的民用小五金上,也充分展现了人们的审美情趣。

芬兰建筑设计师尤哈尼·帕拉斯马(Juhani Pallasmaa)称门柄是“与房屋的握手”。不过,若是对欧洲文化如我不这样不熟悉,那就只能是“外行看热闹”,除了连赞“好!好!”也再说不出了啥了。比如有个门环上,竟然是位挺着大肚子的孕妇!放在这里有什么典故?叫人一头雾水!